第五十一战 天鹰之戒

安容与以前倒是在父母庆祝结婚纪念日时，被极度不情愿地带着一起来过这家店。店内菜品种类繁多丰富，食材都是当日早上新鲜空运到达，价格自然与亲民拉不上边，但对于安家来说尚且是小打小闹，那在钦家看来则更是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不过言澈虽然没来过这类店，但从这地理位置和内部装潢也知道一定便宜不了，此时竟是有些呆愣在金碧辉煌的门口，踌躇不前。

似乎看穿了言澈的想法，钦不语笑着走到他身边，一只手揽过他的肩膀，语气丝毫不暧昧地说道：“我哥开的，随便吃，不收费。”说着便拉着他往里走。

安容与一个箭步跟上去，将那只搭在言澈肩上的手推下去，冷冷说道：“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

三人扭打间，一个模样似经理的男人走了过来，将他们领到预定好的靠窗座。钦不语点了几道不在菜单上的菜，才招呼他去忙自己的。

餐厅中央是各色自取菜式，有刺身，炒菜，冷盘，寿司，甜点，果汁等等，围绕着旋转的圆点，摆放得整整齐齐。每次言澈去取餐时，安容与都会屁颠屁颠跟着一起，生怕把人弄丢了。

没过多久，钦不语点的几碟子精致料理被端上了桌。盘子一个赛一个大，铺着的内容一个比一个少。安容与抱着极大的期待尝了一口，倒也没有预想中那种仿佛吃了唐僧肉的感觉。大概在他心中，怎样的山珍海味都比不过言澈亲手熬的那碗皮蛋瘦肉粥。

窗外的景色缓慢变化着，转回一圈需要两个小时。望着那些近在咫尺的邻里高楼，仿佛轻轻伸出手，就能触碰到这个繁华都市的心脏。

高高的写字楼内灯火通明，每一层中都偶有一两个加班的苦命人，有时伏案而睡，有时奔波走动，为事业、社会、国家的建设发展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餐厅里气氛刚刚好，有很多穿着考究的时髦男女，相对而坐，脉脉含情。背包夹层里的情书热得烫手。此时大概能算得上是天时地利，如果没有一个探照灯的话，就真称得上是人和了。

似乎看出了安容与的心事重重，言澈放下筷子，问道：“怎么了？不合口味吗？”

安容与这才回过神来，答道：“没有，不是……哥，挺好吃的。”

言澈笑了笑，将刚切好的牛排放进了安容与的碗里，说道：“你长身体，多吃点肉。”

还没等安容与两眼泪汪汪，坐在对面的探照灯嘤嘤嘤道：“哎，要是今晚成了，下次我也要让人给我切牛排吃。”

安容与一脸骄傲，一口一口嚼着带血的牛排，像极了洋洋得意的小学生。

在这种场合下，几人都没有吃太多，保持着一个所谓“上流社会不能贪食”的形象，勉强吃了个半饱就准备动身去酒吧了。

走出商厦后，那辆Bentayga已经在路边候着了。晚上九点的主干道，私家车少了很多，剩下络绎不绝的公交车，来回往复送走渴望归家的人。

不出半小时，一车四人抵达元安坊。下车前，钦不语取下左手腕上的手表，丢给了安容与，让他玩两天。

元安坊这一片占据着上安市中心的绝佳地理位置，早年间是一大片农舍猪圈，以脏乱差出名。建国后，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被圈入上安市范围，当时还只是小小都市的边缘地带。

随着上安的发展与城市扩张，元安坊附近逐渐成为市中心，此间房价地皮自然也成指数飙升，到最后演变成夜夜笙歌，寸土寸金的娱乐修仙一条街，久而久之，便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逍遥城。

这不大不小一块地，开了十来家风格迥异的大酒吧，可让人流连忘返，醉生梦死半个月不带重样。除了这种供一群人挥洒寂寞的狂欢圣地，坊间还有几十间各国风情的居酒屋，可让人把酒言欢，与小店老板共诉衷肠。

因为大部分有意过来游玩的人都是乘兴而来，醉倒而去，所以元安坊又有个别名：不归路——来了就别想走。于是不仅带动了此处代驾行业的发展，还给夜班的士司机提供了工作岗位。

后来因为来酒吧挥霍青春的人大多打扮时尚艳丽，所以又吸引了一大批时装店入驻，有国际大牌，也有独立设计师的自主品牌。不过只要是开在这里头的服装店，就都不是普通工薪阶层能随便买的了。

晚上八|九点钟，正是逍遥城刚从晨曦里醒来的时候。居酒屋门前的各色灯光或灯笼渐渐照亮拥挤的人潮，装扮各异的老板兼调酒师拾掇得清爽干净，开门迎接来买醉的客人。

钦不语拉着与这条街格格不入的两人往城中走去，擦肩而过的红男绿女都年轻貌美，加上精心打扮的行头，个个都养眼极了。

不过以钦不语自带聚光灯的混血特效，加上这身在大夏天显得格外刺眼的西装革履，依旧让他三人在人群里抢尽风头。

眼见钦不语收敛了对谁都能抛媚眼的骚气劲儿，安容与心中好笑，调侃道：“二哥，今天你倒是格外老实。”

钦不语紧了紧夹着的公文包，笑道：“这不快处对象了嘛，没那花花肠子了。”

能让这位大情圣如此自律的男人，究竟是有何等的魅力，安容与都有些期待起来。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了几分钟后，钦不语终于停下了脚步，指了指幽暗的大门，说道：“就是这儿了。”

帮手二人组齐刷刷抬起了头，店名是四个字：暗日行欢，与一路上看见的那些洋气的招牌完全不一样。

一起走进大门后，幽深的门廊蜿蜒曲折，四周的墙壁上星星点点，像极了仲夏夜的浩瀚星空。走了大概半分钟，终于看到了拐角。尽头正中央的墙上是一个火红的太阳，虽是发着红光，但那光的强度很弱，在这密不透风的地方仍是不能照亮半分天地。

想来这“暗日”二字，指的便是这般景色了。转过弯后，视野豁然开朗，大堂里依旧昏暗，只有几束幽幽的灯光从顶上与墙上射下来，分隔开雅座与包厢。后半边空间的顶上还有二层，通往上层的云梯烟雾缭绕，人走在上面就像是在云端漫步一般。

舞池中央围着一个流光溢彩的音乐台，正中间延伸出一条狭窄的T台，此时空空荡荡。左右两边的上空各悬停着一架圆形牢笼，也不知一会儿会出现什么表演。

很快，两人就纷纷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店内全是男人，甚至还有成双成对的，随意在沙发上或者墙边拥吻，眼神里全是满足与情|欲。

虽然以前也进过酒吧，看见过不少男女在店内暧昧亲热，但安容与都没有什么感觉。唯独这次，只是一眼，就让他脸红脖子粗，几乎要受到这种淫靡氛围的感染，一把将言澈捻到墙上去亲吻。

很快，他冷静了下来，想起未曾提过钦不语的性取向，他赶紧小声对言澈说道：“哥，忘了告诉你，他是gay。”

言澈此时表情正常，点点头说道：“嗯，看出来了。”

安容与一把拉过在前面开路的假外教，瞪着他说道：“你玩儿我呢？”

钦不语连忙摆手：“真不能怪我，谁让他在这儿打工呢？”说着又转向言澈，“小澈，你……”

没等他磨磨叽叽开口，言澈笑道：“我没事，还没进过酒吧呢，权当涨涨见识。”

钦不语如释重负，领着两人在靠近T台的地方入座。叮嘱了几句想喝什么随便点后，便转身走去邻桌。

座位是连着半圈的柔软沙发，靠背较高，以安容与的身高来看，将将能伸出一个头顶。想来应该是店主特意设计成不能看到别人在邻座的举动吧，从某种角度来看，似乎在鼓励人们公开亲热。

两人试验了一番，如果钦不语抬手时稍稍向上一撩，才勉强能看见信号。于是临时改成伸懒腰后再挠头。

安容与和言澈看着菜单，被上面奇奇怪怪的名字闹得有些不知所措，什么一瓢饮，九重天，万壶春，梨园泪……只有名字和价格，着实令人迷茫。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表情都是一片茫然，简单交流后，决定随便点一杯合眼缘的酒水。于是言澈点了将进酒，安容与选择了千觞醉。

虽然去过好几个不同的酒吧，但因为安容与那时年纪太小，几个自封的哥哥们也不让他喝酒，所以就算上面标注了酒名，他也基本不认识。

待他俩点完小吃后，钦不语才对侍应说道：“要一杯monkey 47，Gin，no stir with ice。”说完便紧张兮兮地盯着T台，时不时发条微信给安容与表达一下自己的激动和忐忑。

酒水小吃上的很快，两人看着这两杯姹紫嫣红的酒，相视而笑。言澈挑眉道：“你喝哪杯？”

仔细看了看这两杯酒，实在瞧不出什么端倪，安容与将酒都推了过去，说道：“哥，你选吧，我喝哪个都行。”

于是言澈挑了颜色较素的那杯，大概是考虑到蘑菇也是素色的比较无害。分好后，两人再次对视一眼，然后同时点头，喝下一口。

五秒后，安容与的五官皱在了一起，而言澈则是下意识打了个寒颤。这特调酒的味道果然奇特，绝不是外面商店里能买到的。说苦又有点回甘，说甜又有些微酸，道不明的几种味道杂糅在一起，在嘴里打起了架，煞是奇特。

安容与不知道这酒的度数如何，总之分量不算多，不好估计会不会致醉。反手摸了摸书包，一想起里面的情书，就感觉心跳漏了一拍。

怎么办？如果他醉了，第二天一定会忘记一切，要现在表白吗？

心慌意乱写在脸上，言澈观察能力又极强，立刻问道：“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能喝酒？”

安容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答道：“没什么，想了点事。”

言澈正想回话，就发现舞台上的灯光活泛了起来，两人转头望去，台上多了一位穿着简约的年轻男子。

与此同时，安容与的手机屏幕也亮了，正是钦不语发来的消息：是他！！！

这下两人都忘了刚才没说完的对话，仔细观察着正在调试话筒的男人。

此人年龄约莫在20岁左右，符合大学生的设定。简单的白T恤配修身牛仔裤，个子在180公分左右，穿衣显瘦，脱衣有没有肉暂且不得而知。五官谈不上帅的惊天动地，但浓眉配上不算小的单眼皮，看起来十分刚毅。

服帖的短发藏不住两只黑色的耳钉，那耳钉似乎是某种经过特殊雕琢的宝石，在昏暗的灯光下都能反射出不算耀眼的光芒。

看样子设备调试好了，他没有和观众打招呼，而是直接示意台下的工作人员放起了伴奏带。前两首都是简单舒缓的民谣，在这情|欲横溢的迷幻空间，倒也不显得奇怪。就在大家等着他唱第三首歌的时候，他竟开口说道：“下面这首歌，献给你们。”

深沉的前奏响起，灯光也变得迷离。

【Oh, nowhere left to go.】

【Are we getting closer? Closer?】

【Everywhere we go, we are looking for the sun.】

【Nowhere to grow old, we are always on the run.】

低沉悠长的嗓音从音响里传来，令人揪心的旋律飘荡在黑暗的空间里，四周亲热的人们也暂时停下了嘴上的动作。

屏幕一亮，又是钦不语发来的。

【啊啊啊啊啊他唱的太好了，我要流泪了】

安容与没搭理他，打开音乐软件，打算用听歌识曲功能认一认这首歌。手指正停在功能菜单上，就见言澈凑了头过来说：“这首歌叫《Outlaws of Love》。”

似乎考虑到周围太嘈杂，他又示意能不能直接拿手机打字，安容与将手机推过去，接着就看见搜索页面上的歌名与歌手名。

飞快看完了歌词和翻译后，他正奇怪着什么样的爱情会被当作罪人一般，便顺手翻到了评论，这才发现这似乎是一首写男性之间爱恋的歌，怪不得那么绝望压抑。

又看了看歌手介绍后，这首歌就这样唱完了。男子鞠躬致谢后，便径直朝着钦不语走去，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此时DJ也开始上岗工作，调制着轰轰作响的舞曲，左右上方的两个牢笼在鼓点中缓缓下降。聚光灯应时亮起，这才得以看见笼中人的真容——左边笼子里的肌肉男穿着白色三角内裤，背上是两扇白色的翅膀，右边笼子则是与之相反的纯黑色。

两人在笼子里搔首弄姿，跳着不知名的舞步，炒热了舞池里的气氛。原本在吧台和卡座上各自饮酒作乐的男人们，此时纷纷加入了躁动的人群，跟随着扭动腰肢。

天时，地利，人和。安容与回想着那一句句歌词，突然间像是大彻大悟了一般，掏出夹层中的情书放在身后，声音有些颤抖道：“哥，我……”

话没说完，便被一名陌生男子打断：“你好啊，我能坐这儿和你聊聊天吗？”

两人齐刷刷抬头，只见这不速之客长得倒是一表人才，清爽的短发配上简单的白衬衫，袖扣挽起一截，露出修长紧实的小臂线条，与左手腕上黑色的皇家橡树，看起来十分阳光帅气。

见他俩有些呆滞，那男人又淡淡笑道：“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见着喜欢的类型就走不动道。”他暧昧地看向言澈，问道：“你有男朋友吗？”

安容与心中燃起一阵怒火，理智彻底离家出走，他一把揽过言澈的肩膀，沉声道：“有，我就是。”

男人眼中闪过一丝意外，摆摆手，起身说道：“这可对不住了。我看你俩坐的比较远，还以为……嗯……有缘再见。”留下这句极其暧昧的话后，又意味深长地看了言澈一眼，他这才朝着舞池走去。

两人依旧保持着刚才的姿势，都没有说话。安容与的手臂僵直在那个瘦削的肩膀上，心脏狂跳不止，几乎就要蹦出胸口来求个痛快。努力想着应该说些什么，但脑子似乎也宕机了，乱七八糟的思绪瞬间炸开，差点没气血逆行晕了过去。

几秒钟之间，恍若隔世。不知道是突然想通了还是受到气氛的感召，他将情书放在身后，用双手将言澈的上身掰了过来，正对着自己，然后怔怔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咽了咽口水，哑声说道：“哥，我喜欢你。”

经过刚才那个小插曲后，言澈似乎还没反应过来，此时依然呆呆坐着，一时没有说话，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开口道：“我也喜欢你。”

看着他如此平静的回复，安容与心想：他一定是误解了我的喜欢。于是，深吸一口，继续说道：“哥，我说的喜欢，不是弟弟对哥哥的那种喜欢。是……是想要吻你，抱你，与你……肌肤相亲的喜欢。”

言澈双眼泛红，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哭出来的少年，哽咽道：“对不起。”

少年的心咯噔一下，像是掉进了冰窖一般瞬间凉透。他呆呆垂下双手，眼泪就要关不住。还没等他悲伤，就感到脸颊一热，紧接着嘴唇也热了起来，抬头一看，竟是哭成个泪人的言澈捧着他的脸，轻柔地吻着他的唇。